

10 元/本

隋唐演义

(清) 褚人获 著

中



《隋唐演义》是一部兼有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双重性质的小说，讲述了从隋主伐陈开始，至「安史之乱」后唐明皇回京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。小说主要贯穿了三方面的内容：一是隋炀帝的荒淫艳情，二是唐明皇、杨贵妃的风流韵事，三是秦琼、单雄信、程咬金等隋唐草莽英雄的故事。作者精心编排，将有关隋唐历史的轶事、杂说，精心溶入到一部作品中，杂而不乱，引人入胜。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插图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隋唐演义.中 / (清) 褚人获著. —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0.2

(国学精粹文丛. 第6辑)

ISBN 978-7-80766-142-9

I. 隋… II. 褚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1604 号

责任编辑 周梅英

封面设计 乐 宇

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

隋唐演义·中

(清) 褚人获 著

出 版 / 广东旅游出版社

地 址 /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

邮 编 / 510600

印 刷 /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总印张 / 54.25

总字数 / 108 千字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66-142-9

总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古典小说类

第一辑

- ①镜花缘 (上)
- ②镜花缘 (中)
- ③镜花缘 (下)
- ④封神演义 (上)
- ⑤封神演义 (中)
- ⑥封神演义 (下)

第二辑

- ⑦说岳全传 (上)
- ⑧说岳全传 (中)
- ⑨说岳全传 (下)
- ⑩说唐传 (上)
- ⑪说唐传 (中)
- ⑫说唐传 (下)

第三辑

- ⑬儒林外史 (上)
- ⑭儒林外史 (下)
- ⑮喻世明言 (上)
- ⑯喻世明言 (下)
- ⑰警世通言 (上)
- ⑱警世通言 (下)

第四辑

- ⑲醒世恒言 (上)
- ⑳醒世恒言 (中)
- ㉑醒世恒言 (下)
- ㉒官场现形记 (上)
- ㉓官场现形记 (中)
- ㉔官场现形记 (下)

第五辑

- ㉕二刻拍案惊奇 (上)
- ㉖二刻拍案惊奇 (中)
- ㉗二刻拍案惊奇 (下)
- 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(上)
- 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(中)
- 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(下)

第六辑

- ㉛东周列国志 (上)
- ㉜东周列国志 (中)
- ㉝东周列国志 (下)
- ㉞隋唐演义 (上)
- ㉟隋唐演义 (中)
- ㊱隋唐演义 (下)

第七辑

- ㊲初刻拍案惊奇 (上)
- ㊳初刻拍案惊奇 (下)
- ㊴三国演义 (1)
- ㊵三国演义 (2)
- ㊶三国演义 (3)
- ㊷三国演义 (4)

第八辑

- ㊸白话聊斋 (上)
- ㊹白话聊斋 (下)
- ㊺西游记 (1)
- ㊻西游记 (2)
- ㊼西游记 (3)
- ㊽西游记 (4)

第九辑

- ㊾孽海花 (上)
- ㊿孽海花 (下)
- ㊽红楼梦 (1)
- ㊾红楼梦 (2)
- ㊿红楼梦 (3)
- ㊽红楼梦 (4)

第十辑

- ㊽三言二拍 (上)
- ㊾三言二拍 (下)
- ㊿水浒传 (1)
- ㊽水浒传 (2)
- ㊾水浒传 (3)
- ㊿水浒传 (4)

第十一辑

- ①老残游记
- ②史记（上）
- ③史记（下）
- ④左传
- ⑤战国策
- ⑥吕氏春秋

第十二辑

- ⑦三国志（魏）
- ⑧三国志（蜀）
- ⑨三国志（吴）
- ⑩资治通鉴（上）
- ⑪资治通鉴（中）
- ⑫资治通鉴（下）

第十三辑

- ⑬论语
- ⑭荀子
- ⑮管子
- ⑯孟子
- ⑰墨子
- ⑱老子·庄子

第十四辑

- ⑲诗经
- ⑳楚辞
- ㉑尚书
- ㉒淮南子
- ㉓韩非子
- ㉔大学·中庸

第十五辑

- ㉕易经
- ㉖金刚经·坛经
- ㉗曲礼·礼运
- ㉘忠经·孝经
- ㉙百喻经·贤愚经
- ㉚鬼谷子·合纵连横

第十六辑

- ㉛百家姓
- ㉜菜根谭
- ㉝呻吟语
- ㉞传习录
- ㉟颜氏家训
- ㊱忍经·劝忍百箴

第十七辑

- ㊲孙子兵法
- ㊳三十六计
- ㊴诸葛亮兵法
- ㊵智囊
- ㊶正经
- ㊷反经

第十八辑

- ㊸千家诗
- ㊹唐诗精粹
- ㊺宋词精粹
- ㊻元曲精粹
- ㊼唐诗·宋词·元曲
- ㊽唐宋散文八大家精粹

第十九辑

- ㊾幼学琼林
- ㊿笑林广记
- ㊽梦溪笔谈
- ㊾闲情偶寄
- ㊿古文观止
- ㊽贞观政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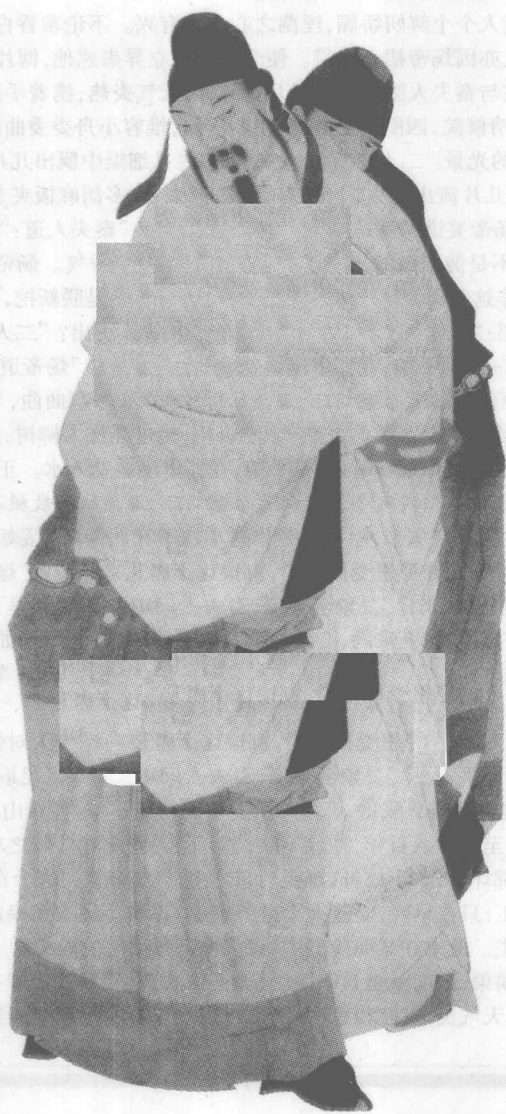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辑

- ㊽世说新语
- ㊾六韬三略
- ㊿经世奇谋
- ㊽袁氏世范
- ㊾曾国藩家书
- ㊿曾国藩谋略

隋唐演义

(清) 褚人获 著

中



【国学精粹文丛】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插图

第三十四回

洒桃花流水寻欢
割玉腕真心报宠

词曰：

芳菲尽已，簌簌香何细。桃片片，随草起。光摇碧水远，梦绕长堤。牵情难摆，荡舟瞥见心堪醉。魑魅何足异，魂魄凭谁寄？香如篆，烛成泪。河长夜静，星斗光衣袂。惊看处，清凉一帖痊人快。

右调《千秋岁》

自昔浊乱之世，谓之天醉。天不自醉，人自醉之，则天亦难自醒矣；况许多金枷套颈，玉素缠身，眼前无数快乐风光，谁肯清心寡欲，看破尘迷？

且说炀帝见这些美人个个鲜妍娇媚，淫荡之心愈觉有兴。不论黄昏白昼，就象狂蜂浪蝶，日在花丛中游戏。众美人亦因炀帝裙心裙带，便个个求新立异蛊惑他，博片刻之欢。

一日炀帝在清修院与秦夫人微微的吃了几杯酒，因天气炎热，携着手走出院来，沿着那条长渠看流水耍子。原来这清修院，四围都是乱石，垒断出路，惟容小舟委委曲曲摇得人去。里面许多桃树，仿佛是武陵桃源的光景。二人正赏玩这些幽致，忽见细渠中飘出几片桃花瓣来。炀帝指着说道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见几片流出院去，上边又有一阵浮来，许多胡麻饭夹杂在中间。秦夫人看了骇道：“是那个做的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就是妃子妙制，再有何人？”秦夫人道：“妾实不知。”忙叫宫人将竹竿去捞起来看，却不是剪彩做的，瓣瓣都是真桃花，还微有香气。炀帝方才吃惊道：“这又作怪了。”秦夫人道：“莫非这条渠与那仙源相接？”炀帝道：“这渠是朕新挖，与西京太液池水接，那里甚么仙源？”秦夫人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如今这时候，怎得有桃花流出？”二人你看我看，没理会处。秦夫人道：“妾与陛下撑一只小舟，沿渠找寻上去，自然有个源头。”炀帝道：“妃子说得有理。”遂同上了一只小龙船，叫宫人撑了篙，穿花拂柳，沿着那条渠儿，弯弯曲曲，寻将进去；只见水面上或一朵，或两瓣，断断续续，皆有桃花。过了一条小石桥，转过几株大柳树，远望见一个女子，穿一领紫绢衫儿，蹲踞水边。连忙撑近看时，却是妥娘，在那里洒桃花入水。正是：

娇羞十五小宫娃，慧性灵心实可夸。欲向天台赚刘阮，沿渠细细撒桃花。

炀帝看见大笑道：“我道是那个，原来又是你这小妮子在此弄巧！”妥娘笑吟吟的说道：“若不是这几片桃花，万岁此时不知在那里受用去了，肯撑这小船儿来寻妾？”炀帝笑道：“偏你这小妮子晓得这般顽耍，还不快上船来！”妥娘上了船，秦夫人问道：“别的都罢了，这桃花你从何处得来？”妥娘笑道：“还是三月间树上采的，妾将蜡盒儿盛了耍子，不意留到如今，犹是鲜的。”炀帝道：“留花还是偶然，你这等小小年纪，又不读书识字，如何晓得桃源故事，又将胡麻饭夹在中间。”

妥娘带笑说道：“妾女子书虽不能多读，桃源记也曾看来。”秦夫人对炀帝道：“妾观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，丕猷漠烈，事多可采；至若秦史纪事，惟以奸诈而霸天下，毫无足取，即如桃源一事，其说亦甚幻。”炀帝笑道：“是何言与？朕览始皇本纪，见他巡行天下，封禅泰山，赫然震压一时。不要说别事，即如一道长城，至今七八百年，外寇不能长驱而入，皆此城保障之功也。”秦夫人道：“秦至今七八百年，长城恐都坏了，若不修补，难免后日之患。”炀帝道：“这个自然。况当朕之世不为修葺，更有谁人肯兴此工？只在早晚，要差人干这节事了。秦史上还有始皇起建阿房宫一段，好看得紧，也算一代豪杰之主。此书在景明院殿中，我们撑到景明院去取来看。”

不一时，撑过了龙鳞渠，向南就是景明院。炀帝与秦夫人、妥娘齐上岸来，见景明院门首有宝辇停在外。原来萧后因天气炎蒸，晓得景明院大殿窗户宏敞，遂拉袁紫烟到此纳凉，正与院主梁

人恨薄命而自缢身亡，王义念洪恩而思捐下体，这都是万岁感入人心处。不想于今遇着这个病症，看来十分沉重，设有不讳，我辈作何结局，不为悍卒妻，定作骄兵妇。”如何如何，说到伤心处，众美人亦各呜呜的涕泣起来。

袁宝儿道：“我想世间为人子者，尽有父母有难，愿以身代。我们天伦之情虽绝，而君父之恩难忘，何不今夜大家对天祷告，情愿减奴辈阳寿十年，烧一炷心香，或者感动天心，转凶为吉，使万岁即时苏醒，调理痊愈，也不枉万岁平昔间把我们爱惜。”众美人听见宝儿说了，便齐声赞道：“袁家妹子说得有理。”齐到后院中，摆设香案。

朱贵儿心中想道：“我们虽是虔诚叩褥，怎能够就感格得天心显应。我想为子女者，往往有割股救亲，反享年有永。我今此身已属朝廷，即杀身亦所不惜；何况体上一块肉。”遂打算停当，袖了一把佩刀，走到庭中来。那时韩俊娥、杏娘、朱贵儿、妥娘、雅娘、袁宝儿等，齐齐当天跪下，各人先告了年庚日时，后告愿减众人阳寿，保求君王病体安宁。祷毕，大家起来，正欲收拾香案，只见朱贵儿双眸带泪，把衣袖卷起，露出一只雪白的玉腕，右手持刀，咬着臂上一块肉，狠的一刀割将下来，鲜血淋漓，放在一只银碗内。众人多吃了一惊。雅娘忙在炉中，撮些香灰掩上，用绢扎好。正是：

须眉男子无为，柔脆佳人偏异。今朝割股酬恩，他年殉身香史。

贵儿将割下来的那块肉悄悄藏着，转到殿上来。恰好萧后要煎第二剂药，贵儿去承任了，私把肉和药细细的煎好，拿进去。萧后与炀帝吃了，不上一个时辰，便徐徐的醒将转来，看见萧后与众夫人、美人多在床前，因说道：“朕好苦也，几乎与御妻等不得相见。”萧后问道：“陛下好好饮酒而睡，为何忽然疼痛起来？”炀帝道：“朕因酒醉，昏昏睡去。梦见一个武士，生得相貌凶恶，手执大棍，蓦地里将朕照脑门打一下，打得朕昏晕几死，至今头脑之中，如劈破的一般，痛不可忍。”萧后与众夫人各各安慰了一番。早惊动了文武百官，一个个都到西苑来问安，知是梦中被打伤脑，今已平愈，遂各散去。

时狄去邪已到东京，闻知炀帝头脑害病，心中凛然，方信鬼神之事毫厘不爽。遂把世情看破，往终南山访道去了。正是：

鬼神指点原精妙，名利俱为罪孽缘。

且说虞世基因两月前，炀帝见苑中御道窄隘，敕他更为修治。虞世基领了旨意，不上一月，不但御道铺平广阔，又增造了一座驻辇亭，一座迎仙桥；銮仪卫又簇新收拾了一副卤簿仪仗，专候炀帝病体勿药，装点游幸。时炀帝病好数日，已在宫中与萧后宴乐。见说御道改阔，仪仗齐整，便坐大殿，受百官朝贺，遂诏各官俱于西苑赐宴。炀帝上了七宝香辇，一队队排开这些簇新的仪仗，众公卿骑马簇拥而行，真是花迎剑佩，柳拂族旗。不一时到了西苑，炀帝便传旨，将御宴摆在船上。炀帝坐了龙舟，百官乘了凤舸，先游北海，后游五湖，君臣尽情赏玩。炀帝吃到兴豪之际，叫文臣赋诗，以记一时之盛。时翰林院大学士虞世基，司隶大夫薛道衡，光禄大夫牛弘，各有短章献上。炀帝览了众臣的诗大喜，各赐酒三杯，自饮一巨觞，道：“卿等俱有佳作，朕岂可无诗？”遂御制《望江南》八阙，单咏湖上八景：

湖上月，偏照列仙家。水浸寒光铺枕簟，浪摇晴影走金蛇。偏称泛灵槎。

光景好，轻彩望中斜。清露冷侵银兔影，西风吹落桂枝花。开宴忍无涯。

湖上柳，烟里不胜催。宿雾洗开明媚眼，东风摇弄好腰肢。烟雨更相宜。

环曲岸，阴覆画桥低。线拂行人春晚后，絮飞晴雪暖风时。幽意更依依。

湖上雪，风急堕还多。轻片有时敲竹户，素华无韵入澄波。望外玉相磨。

湖水远，天地色相和。仰视莫思梁苑赋，朝来且听玉人歌。不醉拟如何？

湖上草，碧翠浪通津。修带不为歌舞缓，浓铺堪作醉人裀。无意衬香衾。

晴霁后，颜色一般新。游子不归生满地，佳人远意寄青春。留咏卒难伸。

湖上花，天水浸更芽。浅蕊水边匀玉粉，浓葩天外剪明霞。只在列仙家。
开烂漫，插鬓若相遮。水殿春寒幽冷艳，玉窗晴照暖添华。清赏思何赊。
湖上女，精选正轻盈。犹恨乍离金殿侣，相将尽是采莲人。清唱曼频频。
轩内好，嬉戏下龙津。玉管朱弦闻昼夜，踏青斗草事青春。玉辇从群真。
湖上酒，终日助清欢。檀板轻声银甲缓，醅浮香米玉蛆寒。醉眼暗相看。
春殿晚，仙艳奉杯盘。湖上风光真可爱，醉乡天地就中宽。帝王正清安。
湖上水，流绕禁园中。斜日缓摇清翠动，落花香暖众纹红。草末起清风。
闲纵目，鱼跃小莲东。泛泛轻摇兰棹稳，沉沉寒影上仙宫。远意更重重。

炀帝赋完，君臣赞诵，各各献觞称贺。炀帝与众臣又痛饮了一番，遂命罢宴转船。众臣谢了宴，俱穿花拂柳而去。炀帝上了銮舆回宫，萧后接住问道：“今日陛下赐宴群臣。为乐何如？”炀帝道：“今日饮酒甚畅。”就将群臣献诗，并自己做词八首，一一说了。萧后道：“目今秋月正明，正是赏心乐事之时，然在舟中与湖光争色，不若寻芳径与花柳争妍。”炀帝道：“如今御道比前改得广阔，又增了驻蹕亭、迎仙桥。过桥去就是旧日的畅情轩，收拾得更觉有趣。”萧后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妾明日必要奉陪陛下去遍游一番的了。”炀帝道：“御妻要游，不可草率。明日趁此月白风清，须作一清夜游，方得畅快。”萧后道：“既然夜游，宫中妃妾皆未到西苑，带他们去看看也好。”炀帝道：“这个使得。明日叫御林军多拨些马匹，与他们骑着奏乐，朕与御妻一路看月而去。”萧后大喜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炀帝道：“马上奏乐虽好，但须得几章新诗谱入笙箫，方不负此良夜。”萧后道：“陛下天才潇洒，何不御制一章，待妾教他们连夜打出，以见一时之胜。”炀帝道：“御妻之言有理，待朕制诗。”遂一边饮酒，一边挥毫，早已制成《清夜游》曲一章：

洛阳城里清秋矣，见碧云散尽，凉天如水。须臾山川生色，河汉无声。千树里，一轮金镜飞起，照琼楼玉宇，银殿瑶台，清虚澄澈真无比。良夜情不已。数千乘万骑，纵游西苑。天街御道平如砥，马上乐竹媚丝娇，舆中宴金甘玉旨。试凭三吊五，能几人不亏圣德，穷华靡。须记取隋家潇洒王妃，风流天子。

炀帝作完，递与萧后看。萧后读了一遍，大喜道：“陛下宸思清俊，御翰淋漓，古来帝王真不能及也。”随叫宫中善唱的连夜习熟，明夜要游西苑。炀帝又叫近侍誊一纸传与迎晖院朱贵儿，叫他教各院美人唱熟，明夜马上来迎，总在畅情轩取齐。吩咐毕，方与萧后安寝。正是：

昏主惟图乐，妖妻只想游。江山将烬矣，新曲几时休。

第三十五回

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

词曰：

抱心呕血，打叠就一人欢悦。情心思，忙中撮弄奇峰突出。塞外黄花音缥缈，落伽杨柳容装绝。更风高，试骖放长林，咸国色。月如练，天如碧。心同醉，欢同席。看红裙锦队，遍山蚁列。香车宝马阶填绕，绿云素影尊前立。趁今宵马上誓心盟，姮娥泣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天地间的乐事，无穷无尽，妇人家的心事，愈巧愈奇，任你铁铮铮的好汉，也要弄得精枯骨化；何况荒淫之主，怎肯收缰？

你藏好。”腰间取下来，付与贵儿收了，又说道：“倘朕宾天之后，你青春尚艾，朕留遗旨，着你出宫去觅一良人，以完终身。”

贵儿见说，忙在袖中取出玉来，道：“陛下恁说，妾不敢当，请收了宝物。”炀帝道：“为何？”贵儿道：“妾闻臣忠不二君，女烈不二夫，妾虽卑贱，颇明大义。不要说陛下春秋正富，假使百年后，设逢大故，妾若再欲偷生于世，苟延朝夕者，永堕轮回，再不得人身！”说了，止不住汪汪流泪。炀帝见他说得激烈，也就落下几点泪来，道：“美人，你既如此忠贞明义，朕愿与你结一来生夫妇。”就指天设誓道：“大隋天子杨广与美人贵儿朱氏，情深契爱，星月为证，誓愿来生结为夫妇，以了情缘。如若背盟，甘不为人，沉埋泉壤。”朱贵儿见炀帝立誓，慌忙跳下马来俯伏在地，听见誓完，对天告道：“皇天在上，朱贵儿来生若不与大隋天子同荐衾枕，誓愿甘守幽魂，不见天日。”炀帝又欲将手扶他上马，只见薛冶儿慌忙的跑马来报道：“娘娘已进宫去，众夫人都在景明院门首候驾。”炀帝道：“娘娘为甚缘故，就回宫去？”薛冶儿道：“陛下到彼便知。”

不多时，已到景明院，众夫人道：“陛下为甚么耽搁了这一回？刚才妾等与娘娘先到，同上万花楼候驾来上宴，不想一阵怪风，吹破窗牖，震动灯烛尽灭，又不见陛下下来，心上有些害怕，故此就回宫去了，叫妾们在此守候。”炀帝见说，以为奇异，心上虽欲到迎晖院去与朱贵儿安寝，因这番言语，恐怕萧后着恼，只得回辇进宫。众夫人各自归院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

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

词曰：

徐兴未阑情未倦，朝来闻说关心。万千乐事论纵横，欲夸己才富，落笔竟难成。堪羡词臣文藻盛，佳人注目留吟。无端池畔去捐生，相看心欲碎，贴肉唤卿卿。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炀帝好大喜功，每事自恃有才，乃至征蛮草诏，便觉江郎才掩。宝儿素性憨痴，至闻刺心一语，便觉伤情欲死。可见才情伪真，断难假借。却说炀帝与萧后清夜畅游，历代帝王，从未有如此快活。比及回宫，更筹已交五鼓，遂与萧后安寝，直到日中方起，尚嫌余兴未尽。又思昨夜同朱贵儿在马上许多盟言心语，不特光景清幽，抑且两情可爱，只恨平昔没有加厚待他，宵来又撇了他进宫，才觉心殊怏怏，因想：“今日皇后谅不到苑，正好出宫去到迎晖院，独与贵儿亲热一番。”心中打点停当，只见一个内监走来奏道：“宝林院沙夫人因夜间在马上驰骤太过了，回院去一阵肚疼，即便堕下一胎，是个男形，不能保育。今夫人身子虚弱，神气昏迷，故使奴婢来奏知。”炀帝听见跌脚道：“可惜可惜，昨夜原不该要他来游的，这是朕失检点了。”忙差内相：“快去宣太医巢元方到宝林院去看治沙夫人。”又对宝林院宫人道：“你回院去对夫人说，朕就来看他。”萧后闻知，不胜嗟叹，叫宫人去候问。

炀帝进了早膳，出宫上辇，正要到宝林院去，只见中书侍郎裴矩捧着各国朝贡表章奏道：“北则突厥，西则高昌各国，南则溪山酋长，俱来朝觐。独有高丽王元恃强不至。”炀帝大怒道：“高丽虽僻在海隅，乃箕子所封之国，自汉晋以来，臣伏中国，皆为郡县，今乃不臣如此！”裴矩又奏道：“高丽所持有二十四道，阻着三条大水，是辽水、鸭绿江、溟水，如欲征剿，须得水陆并进方可。目

林院沙夫人因劳动了胎气，今早即便堕下一个男胎。妃子心中着实悲伤，朕又怜赵王失母，今嗣与沙妃子为子，聊慰其情，卿以为何如？”王义道：“沙夫人闻得做人宽厚，本性端庄，赵王嗣之，甚为合宜，足见陛下隆恩高厚。”杨帝道：“此系朕之爱子。既卿如此说，内则有妃子与众美人为之抚护，外则烦贤卿为之傅保。卿为朕去镌玉符一方，上镌：‘赵王杨杲，赐与沙映妃子为嗣。’镌好卿可悄悄送进来。”王义道：“臣晓得。”杨帝对袁宝儿道：“可将山茧两匹，赐与王义。”宝儿取将出来，王义收了，谢恩出苑不题。正是：

因情托儿女，爱色恋闺房。不知人世变，犹自语煌煌。

第三十七回

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

词曰：

人主荒淫成性，苍天巧弄盈危。群英一点雄心逞，戈满起尘埃。
攘攘不分身梦。营营好乱情怀，相看意气如兰蕙，聚散总安排。

右调《乌夜啼》

天下最荼毒百姓的，是土木之工、兵革之事：剥了他的财，却又疲他的力，以至骨肉异乡，孤儿之儿，寡人之妇，说来伤心，闻之酸鼻。却说杨帝因沙夫人堕了胎，故将爱子赵王与他为嗣。命王义镌玉印赐他。又着朱贵儿迁在宝林院去一同抚养赵王，自以为磐石之固。岂知天下盗贼蜂起，卒至国破家亡。

且说宇文弼、宇文恺得了旨意，遂行文天下，起人夫，吊钱粮，不管民疲力敝，只一味严刑重法的催督，弄得这些百姓，不但贫的驱逼为盗；就是有身家的，被这些贪官污吏，不是借题逼诈，定是赋税重征，也觉身家难保，要想寻一个避秦的桃源，却又无地可觅。其时翟让聚义瓦岗，朱仙在城父，高开道据北平，魏刁儿在燕，王须拔在上谷，李子通在东海，薛举在陇西，梁师都在朔方，刘武周在汾阳，李执据河西，左孝友在齐郡，卢明月在涿郡，郝孝德在平原，徐元朗在鲁郡，杜伏威在章邱，萧铣据江陵；这干也有原系隋朝官员，也有百姓卒伍，各人啸聚一方劫掠。还有许多山林好汉，退隐贤豪，在那里看守天时，尚未出头。

再说窦建德携女儿到单员外庄安顿了，打帐也要往各处走走。常言道：惺惺惜惺惺，话不投机的，相聚一刻也难过；若遇知己，就叙几年也不觉长远。雄信交结甚广，时常有人来招引他。因打听到秦叔宝避居山野，在家养母。雄信深为赞叹，因此也不肯轻身出头，甘守家园，日与建德谈心论武。

光阴荏苒，建德在二贤庄倏忽二载有余。一日雄信有事往东庄去了，建德无聊，走出门外闲玩。只见场上柳阴之下，坐着五六个做工的农夫，在那里吃饭，对面一条湾溪，溪上有一条小小的板桥，桥南就是一个大草棚。建德慢慢的踱过桥来，站在棚下，看牛过水。但见一派清流随轮带起，泉声鸟和，即景幽然，此时身心，几忘名利，正闲玩之间，远远望见一个长大汉子，草帽短衣，肩上背了行囊，袒胸露臂，慢慢的走来。场上有只猎犬，认是歹人，咆哮的迎将上去。那大汉见这犬势来得凶猛，把身子一侧，接过犬的后腿，丢入溪中去了。做工的看见，一个个跳起来喊道：“那里来的野鸟，把人家的犬丢在河里？”那汉道：“你不眼瞎，该放犬出来咬人的！”那做工的大怒，忙走近前，一巴掌打去。那汉眼快，接过来一折，那做工的扑地一交，扒下起来。惹得四五个做工的

齐起身来动手，被那汉打得一个落花流水。

建德站在对河看，晓得雄信庄上的人，俱是动得手的，不去喝他。已后见那汉打得利害，忙走过桥来喝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，敢走到这里来撒野？”那汉把建德仔细一认，说道：“原来窦大哥果然在这里！”处地拜将下去。建德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原来是孙兄弟，为甚到此？”那汉道：“小弟要会兄得紧，晓得兄携了令爱迁往汾州，弟前日特到介休各处寻访，竟无踪迹。幸喜途中遇着一位齐朋友，说兄在二贤庄单员外处，叫弟到此寻问，便知下落。故弟特来寻访，不想恰好遇着。”原来这人姓孙名安祖，与窦建德同乡。当年安祖因盗民家之羊，为县令捕获笞辱，安祖持刀刺杀县令，人莫敢当其锋，号为摸羊公，遂藏匿在窦建德家一年有余。恰值朝廷钦点绣女，建德为了女儿，与他分散，直至如今。时建德便对安祖道：“这里就是二贤庄。”他手指道：“那来的便是单二员外了。”

雄信骑着高头骏马，跟着四五个伴当回来，见建德在门外，快跳下也来问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建德答道：“这是同乡敝友孙安祖。”雄信见说，便与建德邀入草堂。安祖对雄信纳头拜下去道：“孙安祖粗野亡命之徒，久慕员外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一见，实慰平生。”雄信道：“承兄光顾，足见盛情。”雄信便吩咐手下摆饭。

建德问安祖道：“刚才老弟说有一位齐朋友，晓得我在这里，是那个齐朋友？”安祖道：“‘弟去岁在河南，偶于肆中饮酒，遇见一个姓齐的，号叫国远，做人也豪爽有趣，说起江湖上这些英雄，他称赞单员外疏财仗义，故此晓得，弟方始寻来。’”雄信道：“齐国远如今在何处着脚？”安祖道：“他如今往秦中去寻甚么李玄邃。说起来，他相知甚多，想必也要做些事业起来。”雄信叹道：“今世路如此，这几个朋友，料不能忍耐，都想出头了。”

须臾酒席停当，三人入席坐定。建德道：“老弟两年在何处浪游？近日外边如何光景？”安祖道：“兄住在这里，不知其细；外边不成个世界了。弟与兄别后，自燕至楚，自楚至齐，四方百姓被朝廷弄得妻不见夫，父不见子，人离财散，怨恨入骨，巴不能够为盗，苟延性命。目今各处都有人占据，也有散而复聚的，也有聚而复散的，总是见利忘义，酒色之徒；若得似二位兄长这样智勇兼全的出来，倡议领众，四方之人自然闻风响应。”建德见说，把眼只顾看单雄信，总不则声。雄信道：“宇宙甚广，豪杰众多，我们两个算得甚么？但天生此七尺之躯，自然要轰轰烈烈做他一场，成与不成，命也，所争者，乃各人出处迟速之间。”孙安祖道：“若二位兄长肯救民于水火，出去谋为一番，弟现有千余人，屯扎在高鸡泊，专望驾临动手。”建德道：“准千人亦有限，只是做得来便好；肖然弄得王不成王，寇不成寇，反不如不出去的高了。”雄信道：“好山好水，原非你我意中结局，事之成败，难以逆料，窦兄如欲行动，趁弟在家，未曾出门。”

正说时，只见一个家人传送朝报进来。雄信接来看了，拍案道：“真个昏君，这时候还要差官修葺万里长城，又要出师去征高丽，岂不是劳民动众，自取灭亡。就是来总管能干，大厦将倾，岂一木所能支哉！前日徐懋功来，我烦他捎书与秦大哥；今若来总管出征，怎肯放得他过，恐叔宝亦难乐守林泉了。”安祖道：“古人说得好，虽有智勇，不如乘势；今若不趁早出去收拾人心，倘各投



何地无奇才，苦是不相识。赵赵称干城，却从免置得。

两人意气相合，抵掌而谈者三日。懋功因决意要到瓦岗，看翟让动静，叔宝只得厚赠资费，写书回覆了单雄信。另写一札，托雄信寄与魏玄成。杯酒话别，两个相期，不拘何人，择有真主，彼此相荐，共立功名。叔宝执手依依，相送一程而别，独自回来。

行不多路，只听得林子里发一声喊，跑出一队小厮来，也有十七八岁的，也有十五六岁的，十二三岁的，约有三四十个。后面又赶出一个小厮，年纪只有十余岁，下身穿一条破布裤，赤着上身，捏着两个拳头，圆睁一双怪眼，来打这干小厮。这干小厮见他来，一齐把石块打去，可是奇怪，只见他浑身虬筋挺露，石块打着，都倒激了转来。叔宝暗暗点头道：“这便是徐懋功所说的了。”

两边正赶打时，一个小厮被赶得慌，一交绊倒在叔宝面前，叔宝轻轻扶起道：“小哥，这是谁家小厮，这等样张致？”这小厮哭着道：“这是张太公家看牛的。他每日来看牛，定要收甚官儿，要咱们去跟他，他自去草上睡觉。又要咱们替他放牛，若不依他，就要打；去跟他，不当他的意儿，又要打。咱们打又打他不过，又不下气伏事他，故此纠下许多大小牧童，与他打。却也是平日打怕了，便是大他六七岁，也近不得他，象他这等奢遮罢了。”叔宝想：“懋功说是罗家。这又是张家小厮，便不是，也不是个庸人了。”挪步上前，把这小厮手来拉住道：“小哥且莫发恼。”这小厮睁着眼道：“干你鸟事来！你是那家老子哥子，想要来与咱厮打么？”叔宝道：“不是与你厮打，要与你说话儿。”小厮道：“要讲话，待咱打了这干小黄儿来。”待洒手去，却又洒不脱。

正扯拽时，只见众小儿拍手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却走出一个老头来，向前把这小厮总角揪住。叔宝看时，是前村张社长，口里喃喃的骂道：“叫你看牛，不看牛只与人厮打，好端端坐在家里，又惹这干小厮到家中乱嚷。你打死了人，叫我怎生支解？”叔宝劝道：“太公息怒，这是令孙么？”太公道：“咱家有这孙子来！是我一个老邻舍罗大德，他死了妻子，剩下这小厮，自己又被金去开河，央我管顾他，在咱家吃这碗饭，就与咱家看牛。不料他老子死在河上，却留这劣种害人。”叔宝道：“这等不妨，太公将来把与小子，他少宅上雇工钱，小子一一代还。”太公道：“他也不少咱工钱，秦大哥你要领，任凭领去，只是讲过，惹出事来，不要干连着我。”叔宝道：“这断不干连太公，但不知小哥心下可肯？”那小厮向着太公道：“咱老子原把我交与你老人家的，怎又叫咱随着别人来？”太公发恼道：“咱招不得你，咱没这大肚子装气。”一径的去了。

叔宝道：“小哥莫要不快。我叫秦叔宝，家中别无兄弟，止有老母妻房，意欲与你八拜为交，结做异姓兄弟，你便同我家去罢。”这小子方才喜欢道：“你就是秦叔宝哥哥么？我叫罗士信，我平日也闻得村中有人说哥哥弃官来的，说你有偌大气力，使得条好枪，又使得好铜。哥可怜见兄弟父母双亡，只身独自，看顾指引我小兄弟，莫说做兄弟，随便使令教诲，咱也甘心。”便向地下拜倒来。叔宝一把扶住道：“莫拜莫拜，且到家中，先见了我母亲，然后我与你拜。”果然士信随了叔宝归家。叔宝先对母亲说了，又叫张氏寻了一件短褂子与他穿了，与秦母相见。罗士信见了道：“我少时没了母亲，见这姥姥，真与我母亲一般。”插烛也似拜了八拜，开口也叫母亲。次后与叔宝拜了四拜，一个叫哥哥，一个叫兄弟。末后拜了张氏，称嫂嫂，张氏也待如亲叔一般。

大凡人之精神血气没有用处，便好的是生事打闹发泄，他有了用处，他心志都用在这里，这些强硬之气都消了。人不遇制服得的人，他便要狂逞；一撞着作家，竟如铁遇了炉，糊粥遇了花子，自然服他，凭他使唤。所以一个顽劣的罗士信，却变做了一个规规矩矩的人。叔宝教他枪法，日夕指点，学得精熟。

一日叔宝与士信在场上比试武艺，见一个旗牌官骑在马上，那马跑得浑身汗，下来问道：“这里可是秦家庄么？”叔宝道：“兄长问他怎么？”那旗牌道：“要访秦叔宝的。”叔宝道：“在下就是。”叫士信带马系了，请到草堂。旗牌见礼过，便道：“奉海道大元帅来爷将令，赍有礼符，请将军为前部先锋。”叔宝也不看，也不接，道：“卑末因老母年高多病，故隐居不仕，日事耕种，筋力懈弛，如何当得此任？”旗牌道：“先生不必推辞。这职衔好些人谋不来的，不要说立功封妻荫子，只到任散

一散行粮路费，便是一个小富贵。先生不要辜负了来元帅美情，下官来意。”叔宝道：“实是母亲身病。”管待了旗牌便饭，又送了他二十两银子，自己写个手本，托旗牌善言方便。旗牌见他坚决，只得相辞上马而去。

原来，来总管奉了敕旨，因想：“登莱至平壤，海道兼陆地，击贼拒敌，须得一个武勇绝伦的人。秦琼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用他为前部，万无一失。”故差官来要请他。不意旗牌回覆：“秦琼因老母患病，不能赴任，有稟帖呈上。”来总管接来看了道：“他总是为着老母不肯就职。然自古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他不负亲，又岂肯负主？况且麾下急切没有一个似他的。”心中想一想道：“我有个道理。”发一个帖儿，对旗牌道：“我还差你到齐州张郡丞处投下，促迫他上路罢。”这旗牌只得策马又向齐州来。行到郡丞衙。这郡丞姓张名须陀，是一个义胆忠肝文武全备，又且爱民礼下的一个豪杰。当时郡丞看了帖儿，又问了旗牌来意。久知秦叔宝是个好男子，今见他不肯苟且功名，侥幸一官半职，“这人不惟有才，还自立品，我须自去走遭。”便叫备马，一径来到庄前，从人通报。郡丞走进草堂，叔宝因是本郡郡丞，不好见得，只推不在。张郡丞叫请老夫人相见。秦母只得出来，以通家礼见了。坐下，张郡丞开言道：“令郎原是将家之子，英雄了得，今国家有事，正宜建功立业，怎推托不往？”秦母道：“孩儿只因老身景入桑榆，他又身多疾病，故此不能从征。”张郡丞笑道：“夫人年虽高大，精神颇旺，不必恋恋；若说疾病，大丈夫死当马革裹尸，怎宛转床席，在儿女子手中？且夫人独不能为王陵母乎？夫人吩咐，令郎万无不从。明日下官再来劝驾。”说罢起身去了。

秦母对叔宝说：“难为张大人意思，汝只得去走遭。只愿天佑，早得成功，依然享夫妻母子之乐。”叔宝还有踌躇之意，罗士信道：“高丽之事，以哥哥才力，马到成功；若家中门户，嫂嫂自善主持。只虑盗贼生发，士信本意随哥哥前去，协力平辽，今不若留我在家，总有毛贼，料不敢来侵犯。”三人计议已定，次早叔宝又恐张郡丞到庄，不好意思。自己入城，换了公服，进衙相见。张郡丞大喜，叫旗牌送上札符，与叔宝收了。张郡丞又取出两封札来：一封是叔宝禀仪，一封是送秦老夫人菽水之资。叔宝不敢拂他的意，收了。叔宝谢别。张郡丞又执手叮咛道：“以兄之才，此去必然成功。但高丽兵诡而多诈，必分兵据守，沿海兵备定然单弱。兄为前驱可释辽水、鸭绿江勿攻。惟有泃水去平壤最近，乃高丽国都，可乘其不备，纵兵直捣；高丽若思内顾，首尾交击，弹丸之国，便可下了。”叔宝道：“妙论自当书绅。”就辞了出门。到家料理了一番，便束装同旗牌起行。罗士信送至一二里，大家叮咛珍重而别。

叔宝、旗牌日夕趲行，已至登州，进营参谒了来总管。来总管大喜，即拨水兵二万，青崔、黄龙船各一百号，俟左武卫将军周法尚打听隋主出都，这边就发兵了。正是：

旗翻幔海威先壮，帆指平壤气已吞。

第三十八回

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

词曰：

世事浮沓，叹痴儿扰攘，遍地戈矛。豺虎何足怪，龙蛇亦易收。猛雨过，淡云流，相看怎到头？细思量此身如寄，总属蜉蝣。问君胶漆何投？向天涯海角，南北营求，岂是名为累，反与命添仇。眉间事，酒中休，相逢美所谋。只恐怕猿声鹤唳，又惹新愁。

右调《意难忘》

人处太平之世，不要说有家业的甘守田园。即如英豪，不遇亡命技穷，亦只好付之浩叹而已。设或一遇乱离，个个意中要想做一个汉高，人有智能的，竟认做孔明。岂知自信不真，以致身首异处，落得惹人笑骂，故所以识时务者呼为俊杰。然能参透此四字者，能有几人？

不说秦叔宝在登州训练水军，打听炀帝出都，即便进兵进剿。却说炀帝在宫中，一日与萧后欢宴。炀帝道：“王弘的龙舟，想要造完了，工部的锦帆彩缆，俱已备完；但不知高昌的殿脚女，可能即日选到？”萧后道：“殿脚女其名虽美，妾想女子柔媚者多。这样殿宇般一只大船，百十个娇嫩女子，如何牵得它动？除非再添些内相相帮，才不费力。”炀帝道：“用女子牵缆，原要美观，若添入内相，便不韵矣。”萧后道：“此舟若止女子，断难移动。”炀帝道：“如此为之奈何？”萧后停杯注想了一回，便道：“古人以羊驾车，亦取美观；莫若再选一千嫩羊，每缆也是十只，就象驾车的一般，与美人相间而行，岂不美哉！”炀帝大喜道：“御妻深得朕心。”便差内相传谕有司，要选好毛片的嫩羊一千只，以备牵缆。内相领旨去了。

炀帝与萧后众夫人，要点选去游江都的嫔妃宫女，只见中门使段达传进奏章来。炀帝展开，细细翻阅，原来就是孙安祖与窦建德，据住了高鸡泊举义，起手统兵杀了涿郡通守郭绚，勾连了河曲聚众张金称、清河剧盗高士达，三处相为缓急，劫掠近县，官兵莫敢挫其锋，因此有司飞章告急，请兵征剿。炀帝看了大怒道：“小丑如此跳梁！须用一员大将尽行剿灭，方得地方宁静。”一时间再想不出个人来。

时贵人袁紫烟在旁说道：“有个太仆杨义臣，闻他文武全才，如今镇守何处？”炀帝见说，惊讶道：“妃子那里晓得他文武全才？”袁紫烟道：“他是妾之母舅。妾虽不曾识面，因幼时妾父存日，时常称道其能，故此晓得。”炀帝道：“原来杨义臣是你母舅。今日若不是妃子言及，几忘却了此人。他如今致仕在家，实是有才干的。”说罢，便敕太仆杨义臣为行军都总管；周宇、侯乔二人为先锋，调遣精兵十万，征讨河北一路盗贼。将旨意差内相传出，付与吏、兵二部，移文去了。炀帝对袁紫烟道：“义臣昔属君臣，今为国戚，谅不负朕。俟凯旋日，宣入宫来，与妃子一见如何？”袁紫烟谢恩不题。正是：

天数将终隋室，昏王强去安排。现有邪佞在侧，良臣焉用安危。

话说杨义臣得了敕旨，便聚将校，择吉行师。兵行数日，直抵济梁口。晓得四十里外就是张金称在此聚众劫掠，忙扎住了营寨。因尚未识贼人出入路径，戒军不可妄动，差细作探其虚实，欲以奇计擒之。

却说张金称打听杨义臣兵至，遂自引兵直至义臣营垒搦战。见义臣固守不出，求战不能，终日使手下百般秽骂。如此月余，只道义臣是怯战之人，无谋之辈，何知杨义臣伺其懈弛，密唤周宇、侯乔二将领精锐马骑二千，乘夜自馆陶渡过河去埋伏，待金称人马离营，将与我军相接，放起号炮，一齐夹攻。义臣亲自披挂，引兵搦战。金称看见官军行伍不整，阵法无序，引贼直冲出来，两军相接，未及数合，东西伏兵齐起，把贼兵当中截断，前后夹攻，贼众大败。金称单马逃奔清河界口，正遇清河郡丞杨善领兵捕贼，正在汾口地方，擒金称杀之，令人将首级送至义臣营中。金称手下残兵，星夜投奔窦建德去了。义臣将贼营内金银财物马匹尽赏士卒，所获子女，俱各放回。移兵直抵平原，进攻高鸡泊，剿杀余党。

时高鸡泊乃窦建德、孙安祖附高士达居于彼处，早有细作报言杨义臣破张金称，乘胜引兵前来，今官兵已到巫仓下寨，离此只隔二十里之地，建德闻之大惊，对孙安祖、高士达道：“吾未入高鸡泊之时，已知杨义臣是文武全才，用兵如神，但未与之相拒。今日果然杀败张金称，移得胜之兵来征伐我等，锐气正炽，难与为敌。士达兄可暂引兵入据险阻，以避其锋，使他坐守岁月，粮储不给，然后分兵击之，义臣可擒矣。”士达不听建德之言，自恃无敌，留疲弱三千与建德守营，自同孙安祖乘夜领兵一万，去劫义臣营寨。不期义臣预知贼意，调将四下埋伏。

高士达三更时分提兵直冲义臣老营。见一空寨，知是中计，正欲退时，只听得号炮四下齐起，

正遇着义臣首将邓有见，当喉一箭，士达跌下马来，被邓有见枭了首级，剿杀余兵。安祖见士达已亡，忙兜转马头奔回。建德同来救援，无奈隋兵势大，将士十丧八九。建德与安祖只剩二百余骑。因见饶阳无备，遂直抵城下，未及三日而攻克之，所降士卒又有二千余人，据守其城，商议进兵，以敌义臣。建德对安祖道：“目下隋兵势大，又兼义臣足智多谋，一时难与为敌，此城只宜保守。”安祖道：“杨义臣不退，吾辈总属困逼，奈何？”建德道：“我有一计：须得一人，多带金珠，速往京中，贿嘱权奸，要他调去义臣。隋将除了义臣，其他复何惧哉！”安祖道：“恁般说，弟速去走遭；倘一时不能调去，奈何？”建德道：“非也，主上信任奸邪，未有佞臣在内，而忠臣能立功于外者。”于是建德收拾了许多金珠宝玩，付与安祖。安祖叫一个劲卒，负了包裹，与建德别了，连夜起身。

晓行夜宿。一日走到梁郡白酒村地方，日已西斜，恐怕前途没有宿店，见有一个安客商寓，两人遂走进门。主人家忙趋出来接住，问道：“爷们是两位，还有别伴？”安祖道：“只我们两人。”店主人道：“里边是有一个大间空在那里，恐有四五位来，又要腾挪。西首有一间，甚是洁净，先有一位爷下在那里。三位尽可容得，待我引爷们去看来。”说了，遂引孙安祖走到西边，推开门走进来。只见一个大汉，鼻息如雷，横挺在床上。店主人道：“爷们不过权寓一宵，这里可使得么？”安祖道：“也罢。”店主人出去，搬了行李。

安祖细看床上睡的人，身长膀阔，腰大十围，眉目清秀，虬发长髯。安祖揣度道：“这朋友亦非等闲之辈，待他醒来问他。”店主人已将行李搬到，安祖也要少睡，忙叫小卒打开铺设，出去拿了茶来。只见床上那汉听得有人说话，擦一擦眼，跳将起来，把孙安祖上下仔细一认，举手问道：“兄长尊姓？”安祖答道：“贱姓祖，号安生。请问吾兄上姓？”那汉道：“弟姓王，字伯当。”安祖听说大喜道：“原来就是济阳王伯当兄。”纳头拜将下去，伯当慌忙答礼起来，王伯当问道：“兄那里晓得小弟贱名？”安祖笑道：“弟非祖安生，实孙安祖也。因前年在二贤庄听见单员外道及兄长大名，故此晓得。”王伯当道：“单二哥处，兄有何事去见他？如今可在家里么？”安祖道：“因寻访窦建德兄。”伯当道：“弟闻得窦兄在高鸡泊起义，声势甚大，兄为何不去追随，却到此地？”安祖又把杨义

臣提兵杀了张金称、高士达，乘胜来逼建德，建德据守饶阳，要弟到京作事一段，述了一遍，问道：“不知兄有何事，只身到此？”伯当见问，长叹一声，正欲开言，只见安祖的伴当进来，便缩住了口。安祖道：“这是小弟的心腹小校，吾兄不必避忌。”因对小校道：“你外边叫他们取些酒菜来。”

一回儿，承值的取进酒菜，摆放停当，出去了。两人坐定，安祖又问。伯当道：“弟有一结义兄弟，亦单二哥的契友，姓李名密，字玄邃，犯了一桩大事，故悄悄地到此。”安祖道：“弟前日途中遇见齐国远，说要去寻他图些事业。如今怎么样？为了甚事？”伯当道：“不要说起。弟因有事在楚，与他分手；不意李兄被杨玄感迎入关中，与他举义。弟知玄感是井底之蛙，无用之徒，不去投他。谁知不出弟所料，事败无成，玄感已为隋将史万岁斩首。弟在瓦岗与翟让处聚义，打听玄邃兄潜行入关，又被游骑所获。护送帝所。弟想解去必由此地经过，故弟在这里等他。谅在今晚，必然到此歇脚。”安祖道：“这个何难？莫若弟与兄迎上去，只消兄长说有李兄在内，弟略略动手，结果了众人，走他



娘便了。”伯当道：“此去京都要道，倘然弄得决裂，反为不美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图。只须如此如此而行，方为万全。”

正说时，听得外面人声嘈杂。伯当同安祖拽上房门，走出来看，只见六七个解差同着一个解官，押着四个囚徒，都是长枷锁链，在店门首柜前坐下。伯当定睛一看，见玄邃亦在其内，余外的，识得一个是韦福嗣，一个是杨积善，一个是邳元真。并不做声，把眼色一丢，走了进去，李玄邃四人看见了王伯当，心中喜道：“好了，他们在此，我正好算计脱身了。但不知他同那个在这里？”

正在肚里踌躇，只见王伯当手里捧着几卷绸匹，放在柜上说道：“主人家，在下因缺了盘费，带得好潞绸十卷在此，情愿照本钱卖与你，省得放在行李里头，又沉重，又占地方。”店主人站起身答道：“爷，小店那讨得出银子来？不要说爷要照本钱卖与咱，就是爷们住在小店几天，准折与咱们，咱们也用不着这宗宝货。”伯当把一卷折开来，摊在柜上说道：“你看，不是甚么假古的货儿哄你们，这都是拣选来的，照地头二两五钱好银子一卷，若是银子好，每卷止算还脚解税银一二钱，也罢了。”那一个解官与几个解差，也走近柜前，拿起绸来看了说：“真个好绸子，又紧密，又厚重。带到下边去怕不是四两一卷。可惜没有闲钱来买。”大家在那里唧唧喳喳的谈论，只见李玄邃亦捱到柜边来看。伯当睁着怪眼，喝道：“死囚。你也来瞧甚么？量你也拿不出银子，所以犯了罪名。”孙安祖在旁笑道：“兄长不要小觑他，或者他们到有银子要买，亦未可知。”李玄邃道：“客人，你的宝货，量也有限。你若还有，再取出来，咱们尽数买你的；不买你的，不为汉子。”王伯当对孙安祖道：“二哥，还有五卷在里头，你去与我取出来。”李玄邃走下来，叫过一个老滑狱卒张龙道：“张兄，你这潞绸可要买么？我有十两银子，送与你去买几卷，也承你路上看管一番。”张龙道：“这个不消，你不如买几卷送与惠爷，我才好受你的。”李密道：“我的死期一日近一日，留这钱财在身何用？不如买他的绸子来，将一半与五十两银子送你惠爷。你们众位，每人一卷，银子五两，送与你们。到京死后，将我们的尸骨埋一埋。你去与他们说一声，若是使得，我另外再酬你十两银子。”张龙见说，忙去与众人说知。这个惠解官又是个钱钻杀，一说就肯。

张龙回覆了李玄邃。李玄邃便向韦福嗣、杨积善身边取出一百两银子，付与张龙道：“你去与我称开，好分送众人。”又在自己身边，取出五十两一封，走向柜边，在柜上放下，向主人家道：“烦你做个调停，用钱照例奉送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走向前说道：“一共十五卷，该银三十七两五钱，上等称准，尽是瓜绞，一厘不少。”付与王伯当收了，余下的银还了李玄邃。李玄邃将潞绸打开，花样一般无二，与张龙分送众人，各人致谢。玄邃又在银包内，取出一两多些一块银子，对主人家说：“些些资资，酬劳之意。”伯当笑道：“我竟忘了，留七两三分算，也该称出一两多些来酬谢主人。”一头说，一头称出一两一钱银子，奉与店主人。店主人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费了小子甚么气力，好受二位的惠来？”三人你推我却。孙安祖说道：“小弟有一个道理在此：我们大哥，这一两一钱银子，是本该出的，这位兄的那块银子，他既取出来，怎好又收进去？待弟也出几钱，凑成三金，烦主人家弄几碗菜，买坛酒来，只算主人家替咱们接风，又算一宗小交易的合事酒，畅饮三杯，岂不两美？”这几个解差齐声的赞道：“这位爷主张的不差，我们也该贴出些买酒才好。”八个解差与孙安祖，又凑出两外，安祖把来上戥一称，共三两三七钱有余，对主人家道：“请收去，这是要劳重的了。”主人家笑道：“这个小子理会得，先请各位爷到里边去用了便饭，待小子好好的整治起菜来。”孙安祖道：“菜不必拘，酒是要上好的；况是人多，要多买些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大家各归房里去了。

霎时间已是黄昏时候，店家将酒席整治完备，将一席送与惠解官，叫张龙致意，不好与公差囚徒同席之意。那惠解官原是个随波逐流之人，又得了许多银子礼物，便对张龙道：“既承他们美意，我怎好又独自受用这一席酒，既然在此荒村野店，那个晓得，同在一搭儿吃了罢，也便大家好照管。”张龙道：“说起来他四个，原系宦家公子。如此偶然孩子气，犯了罪名，只要惠爷道是使得，我们就叫他们进来。”惠解官道：“总是这一回儿的工夫，就都叫到这里用了罢。”于是众人将四五

桌酒席，都摆在玄邃下的那间大客房里。连主人家，共十七八人。大家入席坐定，大杯小盏，你奉我劝，开怀畅饮。店小二流水烫上酒来。孙安祖对店小二道：“你们辛苦了，自去睡罢，有我们小厮在这里。”店主人大家吃了一回，先进去睡了。岂知惠解官又是个酒客，说得投机，与他们呼么喝六的，又闹了一回。

孙安祖见众人的酒已有七八分了，约思有二更时分，王伯当道：“酒不热，好闷人。”孙安祖道：“待我自去，看我们小厮在那里做甚？”忙走出去，一回捧着一壶烫的热酒，笑将进来道：“店小二与我家小厮，多先吃醉了，一铺儿的躺着，亏得我自去暖这壶热酒在此。”王伯当取来，先斟满一大杯送与惠解官，又斟下七八大杯；对着解差道：“你们各位请用过了，然后轮下来我们吃。”众解差道：“承列位盛情，实吃不下了。”孙安祖道：“这一杯是必要奉的。余下的总是我们吃罢。”张龙拿起杯来，一饮而尽，众公差只得取起来吃了。顷刻间，一个解官，八个解差，齐倒在尘埃。孙安祖笑道：“是便是，只恐怕他们药力浅，容易醒觉。”忙在行囊中，取出蜡烛一支点上。王伯当将四人的枷锁扭断了，李玄邃忙向解官报箱内寻出公文来，向灯火上烧了。原来的十五卷潞绸并银子取了出来，付与王伯当收入包裹，小校背上行李，共七个人，悄悄开了店门出去。只见满天星斗，略有微光，大家一路叙谈，忙忙的趲行。

走到五更时分，离店已有五七十里，孙安祖对王伯当道：“小弟在此地要与兄们分手，不及送李兄等至瓦岗矣。”玄邃等对安祖道：“小弟谬承兄见爱，得脱此难；且到前途去痛饮三杯再处。”王伯当道：“不是这话，孙兄还有窦大哥的公干在身，不要耽搁他。”孙安祖道：“小弟还有句要紧话替兄们说：你们或作三路走，或作两路行，若是成群的逃窜，再走一二里，便要被人看破拿去了。只此就分手罢。”李玄邃道：“既是这节，烦兄致意建德，弟此去若瓦岗可以存身，还要到饶阳来相叙；若见单二哥，亦与弟致声。”说罢，众人东西分路，止剩王伯当、李玄邃、邴元真、韦福嗣、杨积善。又行了几里，已至三叉路口。王伯当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在陷阱里头，死活只好挤在一堆；今已出笼，正好各自分飞逃命。趁此三叉路口，各请随便，弟只好与玄邃同行。”韦福嗣与杨积善是相好的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拣这小路，捱上去罢。”邴元真道：“我是也不依大路走，也不拣小路行，自有个走法，请兄们自去。”于是杨、韦二人走了小路去，王李二人走了大路。

未及里许，王伯当只听得背后一人赶来，向李玄邃肩上一拍说道：“你们也不等我一等，竟自去了。”王伯当道：“兄说有自己的走法，为何又赶来？”邴元真道：“兄难道是呆子？我刚才哄他两个，那有出了伤门，再走死路的理。”玄邃道：“为何？”邴元真道：“众公差醒来。自然要经由当地方兵将协力擒拿，必然小路来的人多，大路来的人少，如今我们三人放着胆走，量有百十个兵校赶来，也不放在我们三个眼里；只是没有短路的，借他三四件兵器来应急才好？”王伯当道：“往前走一步好一步了。”于是李玄邃扮了全真，邴元真改了客商，王伯当做伴当往前进发。正是：

未知肝胆向谁是，令人却忆平原君。

第三十九回

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

诗曰：

王师靖虜氛，横海出将军。赤帜连初日，黄麾映晚云。
鼓鼙雷怒起，舟楫浪惊分。指顾平玄菟，阴山好勒铭。